



本土文本

老照片 (小说)

□顾子墨

作为一名摄影师，每个地方的风景在我脚下都化作背景板。手中的相机成为一种工具，而非表达自我的媒介，曾经被我视作心灵之窗的镜头，如今无非是商业数字的载体。我的作品——谈不上作品——产品，大多是商业用途，拍摄过程被标准化、流程化，仿佛是流水线上精准地运作。我熟悉每一个步骤：标准的布光、标准的构图、标准的后期修饰。所有的一切在无可挑剔的效率中循环往复，确保不出任何差错。

这一年春节，手头上可做的项目寥寥无几，生活就像一颗忘在角落里咿呀呀呀旋转不止的陀螺，失去了方向。就在这时，母亲来电：“阿海哎，再忙也得回来吃个团圆饭啊。”

我订了回苏州的火车票。

车站里的空气密不透风，早就被人们的呼吸和心跳填满。站台上站满了盼望与不安的旅客，外面刺骨的寒风从他们的脸颊掠过，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踏上归途的人，他们此刻是多么渴望家的温暖。

过年是一场命中注定的迁徙，人群向前涌动，就像乐章中最急促的那个节拍，检票口在一声轻微的“滴”之后，便一脚踏出最本能的渴望——回家。进入车厢，乘客的寒暄夹杂着各不相同的乡音，行李架上和座位下是紧紧挨在一起大大小小的行囊，掺着珍贵的故土味道。列车前行，每次停靠站台，皆响起阵阵短促的喧哗声。靠窗的老者闭着双眼，那串光泽已退却的念珠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轻轻颤动。年轻的母亲努力安抚着怀里的婴儿，用臂弯围成一个世界，将这个新生命与喧嚣隔离开来。孩子的目光穿过车窗，追随着飞速掠过的景色，眼里盛满了对从未涉足的故乡的遐想。在车厢中部，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他们的对话与笑声在不规则的颠簸中起伏，像是在拼接一段小镇青年的生活剪影。

窗外的风景像一幅低对比度的电影，沉默而无情地流逝。昼夜交替间，车厢内的喧嚣渐渐被沉静所取代，夜幕吞噬窗外的景致，唯有闪烁的灯火犹如天际的星星。摇晃的火车成为了流动的梦境，人们在这微微摇摆的梦中抵达家门，感受到了家人久别的拥抱和目光。我把头靠在车窗上，铁轨的敲打声如同心跳，每一次震颤都把我从梦境拉回车厢的喧嚣中。

回到苏州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刚下火车，冷风扑面而来，那种湿冷的感觉。暮色降临，街边的红灯笼迎风轻轻摇曳，柔和的光芒在悠长的小巷中投下斑驳的影子。巷口处，一位保养得尚好的老太太坐在煤炉旁，双手忙碌却又从容。炉火舔舐着黑沉沉的铁锅，锅盖微微倾斜，冒出的热气缭绕而上，甜润的糖芋头香气混合着丝丝煤烟，盘旋在鼻尖，直钻心底。不远处的老铺里，穿着旧羽绒服的老板正熟练地举起木槌，沉重地敲打着白莹莹的年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在门外排着队。木槌落下的声音“咚咚咚”回荡在巷中，我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双眼贪婪地捕捉着这些熟悉的景象，踩在过去的影子里，深埋在心底某处的记忆正被轻轻拨动。我驻足片刻，望着年的光影、耳边的声响，恍惚间竟似回到了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巷少年。

我推开家里的院门，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迎面的暖风裹挟着柴烟味扑面而来。院子里那棵熟悉的橘子树立刻拉住了我的目光。它依旧杵在那儿，叶子稀疏，寒风中，几颗冻得发青的小橘子摇摇欲坠。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映入眼帘，她听见动静，连忙转过头来，声音中带着熟悉的温暖和些许责备：“阿海哎，回来了啦？快进屋来，外面冷得很哉！”她穿着一件早已褪色的旧毛衣，袖子随意卷到胳膊肘，手里握着一把青菜，菜叶上的水珠在微光下闪



烁，是冬日里少有的晶莹。

“锅里有热粥，快来暖暖。”母亲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瞟向我。我轻声应了一下，把沉重的行李放下院墙旁，久未归家的我在这一刻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困倦，走到水缸旁，从中舀了一瓢冷水，冰冷刺骨的水流在冬日中显得格外清冽，用冻得通红的手掬起一捧水洗脸，手指在寒冷中几乎麻木，立马清醒了许多。

“阿海哎，油锅里东西炸好咯，快来帮个忙。”走进厨房，我看到母亲低头撒着糯米团子，团子一落油锅，发出“滋”的一声，热气和香味扑面而来。我咽了咽口水：“啧，真香。”母亲瞪了我一眼：“手快点，一会儿亲戚就要来了！”

“知道啦。”我一边说着，一边将那条快要翻白的鱼捞起来。鱼拼命挣扎，母亲在旁边吩咐：“唉呀，小心点，别把鱼鳃弄破了啦！”我心里想着：“说得我手也急了。”手一抖，鱼肚裂开，腥味扑鼻而来。母亲却不慌不忙地开始叮嘱：“快点洗好，别偷懒，等会儿还要烧肉。”

晚饭时，亲戚们陆续来到，堂屋里的圆桌上摆满了菜，冒着热气，香气四溢。大家围坐一起，聊些东家长西家短的琐事，孩子们在桌下嬉闹，汤汁洒了一地也没人计较。笑声和谈话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气氛热闹却又平静。

突然，母亲开口：“阿海，吃好饭帮大家拍张全家福，多洗几张出来，每人分一份。”我低着头扒着红烧肉，“哎呀，手机拍好发群里不就好了？洗照片多

烦”。话一出口，桌上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好在大姨帮我打圆场，说现在都用手机，方便，大家的话匣子才重新打开。母亲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夹了一口青菜，慢慢咀嚼。

饭后，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间，说有东西要给我看。我跟着她进去，她从柜子里拿出那个旧铁皮饼干盒。小时候，这个盒子是家里的“宝贝箱”，里面装着针线、扣子，还有一些旧照片和票据。母亲从盒子里翻出一张发黄的满是划痕的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那个张嘴的小婴儿，嘴边挂着口水，脚边倒着奶瓶和半块馒头。那是我小时候的模样。我盯着照片看了好久，才认出那是我。母亲让我猜，照片上的划痕是怎么来的。我想了半天，猜道：“是不是我小时候调皮，用针划的？”

母亲眼神有些飘忽：“是姥姥弄的。她手粗，老茧厚。你两岁那年，我把你带去城里住，她舍不得你，天天拿着这张照片摸，摸来摸去，照片就这样划了。”我咽住，那些划痕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斑驳。母亲低声说：“你姥姥说，照片坏了还能洗新的。”

那天晚上，我拿起相机，给家人拍照。母亲换了件大红毛衣，她站在橘子树下，脸上挂着些许拘谨的笑。她的手不自然地交错在身前，似乎不知道该往哪放。我站在她面前，手中捧着相机，透过镜头静静凝视着这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场景。

我有一张小矮凳 (散文)

□古剑

世界赠予我虫鸣 也赠予我雷霆
世界赠予我拥有 也赠予我回敬
本命年过得平静，又有些惶恐。
真的人到中年了。

时间像一位慷慨而又神秘的赠予者，不偏不倚，给予了我无数或珍贵或沉重的礼物。对于年的追忆，犹如那些零零星星的烟火，从心底绽出一束光芒。

我的“烟火”并不多，那是祖父亲手给我做的一张课桌凳。在我身上，似乎有一个本能的觉醒，过了8岁，就晓得不能被女生嘲笑，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带着课桌凳念书的。可我带到学校的，还是一张绑着“脚”的矮凳。在快过年的时候，和祖父说，过了年，绑脚的凳子我就不能带到学校了，她们会笑我。那个时候，天气异常的冷，河里的冰厚厚的，整个寒假，它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战场。

祖父不是木工，也没钱给我买烟火。可他一定不想让我被人嘲笑。他做完准备过年的正活儿，到了晚上就在昏暗狭小的杂物间里，为我做起小矮凳。我偷偷地在门口看他，患有帕金森病的祖父，布满老茧的双手一直在不停地敲打着、雕琢着。他停下来，端详着手中的木料，想着如何能让矮凳更宽一些，小屁股坐着舒坦一些；又微微皱眉，好像不太满意，掂在手里太沉了，便重新开始打磨。神奇的是，他不是木工，可是那个灰白的帆布包里，能抽出木工所有的想要的斧头、榔头和凿子。

祖父那双颤抖的手，为我打磨了一张让我值得骄傲的矮凳。在那个贫瘠得要磨牙的岁月里，每逢寒暑假，我一直在扛着它出现在新学期报名的路上，它一度成为我向往念书的一枚图腾。

这枚图腾上的每一道划痕，每一处磨损，我都清晰地记着它们的来历和故事。

回来后，祖父一直沉默不语，脸色苍白，眼神中满是自责和后怕。“我真愚蠢，怎么让你在那里等，不是应该先接你的吗？！”那天晚上，我睡下后，迷糊糊中听到祖父在院子里的叹息声。王菲唱到“赠我一场病”“赠我一场空”时，许多网友批评这些句子突兀，可我却想起祖父临终前的那个冬日。非

痕，就是老爹我的警醒。”

从那以后，每次看到这道痕，祖父的眼神都会变得沉重，而我也更加明白祖父对我的爱和呵护。王菲在《世界赠予我》中所唱：“命运给过承诺，也给过失落。”这道痕，是祖父的失落，也是他给予我的承诺吗？

人至中年了，留下的痕迹并不多。可那道痕仿佛成了我们与祖父之间一种特殊的疤痕，既痛又幸。每当我调皮或想要冒险的时候，看一眼矮凳上的疤痕，我就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了。

2003年的非典，祖父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童年生命中一座灯塔熄灭了。可是，祖父留下的那道又长、又深的痕迹，永远值得我回敬。

年年来过。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岁月就像一首诗，在寂静的时光里，悄悄地读，很安静，却又饱含深情。岁月的赠予，世界的赠予，无论欢喜还是悲伤，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在这冷暖交织的世界里，心怀温暖，笃定，而安寂。除夕夜，听着王菲唱起《世界赠予我》，那句“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像一道月光穿透了时光的缝隙，照进我记忆中的杂物间。祖父颤抖的双手、矮凳上的刻痕、油条摊前迷路的惶恐，与歌词里的“赠予”二字碰撞出细碎的火花。这首歌里，世界是慷慨的施予者，亦是冷峻的旁观者，正如祖父当年用颤抖的手递给我的矮凳——那是他赠予我的尊严，也是命运赠予他的考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的初稿仅用一小时写成，作词人袁晶说“世界赠予我的”本就是一种矛盾的诗意，恰似祖父用刻痕赠予我的那道伤痕：它曾是痛苦的烙印，如今却是爱的词句。

王菲唱到“赠我一场病”“赠我一场空”时，许多网友批评这些句子突兀，可我却想起祖父临终前的那个冬日。非

典肆虐时他高烧不退，却坚持用最后一点力气抚摸矮凳上的刻痕，仿佛那凹陷的纹路能熨平命运的褶皱。歌词里那些被诟病为“俗”的意象，于我而言却像矮凳上斑驳的木纹——或许在旁人眼中只是粗粝的裂痕，但亲历者总能从中触摸到被岁月抚慰的温度。就像总台台长将原歌词“好故事眷恋好人”改为“好故事眷顾好人”，祖父何尝不是在笨拙地修改着命运的草稿？他用刻刀在矮凳上划下的那道痕，何尝不是对“眷顾”最朴素的注解？

有人将这首歌的歌词称为“语文课”，试图用语法逻辑拆解它的韵律。可当我凝视矮凳上那道刻痕，忽然明白音乐与木工一样，本就不是为了严丝合缝的工整。祖父不是专业木匠，他用颤抖的凿子打出的榫卯或许歪斜，却比任何精密仪器更贴近心灵的真实褶皱。就像歌词里“赠我一个名/又渐渐长大的年龄”，看似跳跃的意象连缀，恰似矮凳上深浅不一的齿痕——岁月从不按线性逻辑赠予我们礼物，它只是将雷霆与虫鸣、失去与获得搅拌成生命的泥浆，让我们在时光的窑火中烧制出自己的容器。

春晚的观众席上，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歌声中摩挲着属于自己的“小矮凳”。那些被吐槽“俗气”的歌词，或许正是普通人最本真的生命叙事。当我们讨论歌词雅还是俗时，祖父的音容仍在记忆深处敲打：艺术从不需要在精致与粗粝间抉择，它只需要像那道刻痕般，诚实地记录爱如何在笨拙中显形，命运如何在裂痕里透光。此刻，矮凳上的木纹与歌词里的韵脚重叠，我终于懂得：世界赠予我们的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在破碎与修补中，学会将雷霆酿成酒，把虫鸣绣成诗。

谁的人生不会有张小矮凳呢？累了，就端出来，坐坐。



江海新韵

与妻书(组诗)

□钱雪冰

(一)
儿子的翅膀硬朗之后
只能越飞越远
即使偶尔见上一面
也别指望 他的嘘寒问暖
能像一件棉外套
陪伴你一整个冬天
只有孩儿巷北路5幢101
那个日渐衰老的门牌
不会嫌弃你的唠叨
继续分享 你或喜或忧的心情
当然还有我 以你的手脚为榜样
把小小的日子侍弄得鲜活
无语的时候 相视一笑
多少年的恩仇 仿佛还是二十岁
那个模样

夕阳带走了温暖和喧嚣
夕阳带不走 天黑下来
你眼里点亮的
那盏灯

(六)
你作为礼物
砸向我的石头
我必须一个棱角不缺
保存完整 连同血痕
以及伤口的复印件
向你移交
移交时的外交辞令
感谢领导关怀
翻译成私房话
骂是爱
打是亲

(七)
你知道我好酒
偶尔你解下围裙
与我小酌一杯
你说苦
你说辣
你说长痛不如短痛
仰起脖 一饮而尽
然后哈着气 安抚
呛出来的泪眼
以这样的场景 做下酒菜
虽然每次不超过三两
我逢喝必醉

(八)
等待天黑
等待大学里晚自修的钟声
下课
再数着秒 等待十分钟
我和你 四只眼睛
等待一段熟悉的音乐
发出蓝幽幽的光
送来儿子的消息
总是抢着去抓话筒
抓着话筒又总觉得无话可说
待挂了电话 一肚子话题
喷薄而出 便相互埋怨着
等待再一个夜晚慢慢降临

(九)
五十岁叫沧桑
八十岁也叫沧桑的日月啊
因为我和你的相遇
沧海五千里不辽阔
桑田八千里不宽广

(十)
明知儿子不耐烦
你依然不停叮嘱
为人做事的明显道理
明知我不耐烦
你依然不停重复
抽烟 喝酒的危害
明知你自己也不耐烦了
你依然珍惜嘴巴养活的每个字
把它们打扮得活色生香
把它们打扮得笑意盈盈
让儿子的拒绝抬不起头
让我的拒绝抬不起头

一堆有情调的石头(组诗)

□陆汉洲

一
走进一座
以“石头”命名的公园
我不知道，它何来如此魅力
吸引了天南海北那么多游人
哈，不就是一堆石头吗
呆呆的，沉默的
在那儿立着、弓着
或者卧着，以各种体态、造型
绵延数千米
在水一方
但见它，仿佛终日怀揣一颗
向真向善向美的心灵
仰望着大千世界精彩纷呈
每天，恭候着——太阳升起
星星和月亮辉映大地
大海潮涨潮落
前呼后拥、波涛滚滚
乘兴而来的八方宾朋
和它无间地亲近

有的仿佛牡丹玫瑰绽放
有的恍若飞舞的蝴蝶
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上天馈赠的岩画
成了这一尊尊石头
活着的灵魂
于是，众人的目光里
多了几分猎奇觅宝的灵动光影

二
或许，缘于它历史悠长
数万年前的造山运动
隆起时的鬼斧神工
雕琢、刻画
成就了如今，它在
奇石中的地位
黑、白、紫、黄、褐
色彩绚烂迷人
花岗岩体，如钢似铁
然而，苍茫岁月
宛若凡人间的仙女
巧手，于岩体上绣出了
无数漂亮的图案、花纹

有的仿佛牡丹玫瑰绽放
仿佛是爱的眼泪蒙眬
真情流露
石头与大海的眷恋
宛如岁月轮回中的
春夏秋冬，冷暖清欢
大海潮起潮落时的
高歌劲舞、浅唱低吟
无常苍穹万千气象变幻中的
电闪雷鸣、云淡风轻
它们守望相助
风里雨里不离不弃
哦，崖顶上
一尊巍峨的“海誓石”
格外醒目、亮眼